

劉記小說

原李耳載

弇山李滌題

太原李中馥風石著

原李耳載

弇山李滌題

中華民國三年孟夏  
上海大益書局印行

原李耳載序

耳養之不足貴也竹耳之不足憑也耳載  
云乎哉然目之所及有涯而耳也無涯舜  
達四聰禹懸四擊周采謠俗孔子亦擇  
多聞皆是物也古今記載大約得於耳者  
居多六視字其人之耳視字其人之載而  
已晉陽李鳳石先生古君子也一日以耳載

不余且索之采之余讀之如讀異書得未  
曾有其所載皆可喜可愕可感可歎之  
事可以歷人之善思焉可以警人之惡志  
焉可以堅人之信心破人之孽見焉是書  
也其有功於名教不淺非直為紀聞誌  
性之書而已也先生之耳豈猶夫人之耳  
先生之或豈猶夫人之載哉讀志當以

心會之而以身試之慎毋以過耳之談目之抑  
余聞晉陽為古名封而德之所載雖覺寥寥  
寥備德者於此一採取為未必不可為亦  
是增光垂不朽也未不敏長志之命不敢  
辭是為序古閩遜菴孫閔達拜書

--	--	--

予自涖晉陽及罷官前後凡載先是即  
聞前明名孝廉鳳石李先生著述甚夥  
丁未春令嗣季君生耳載一編受而卒業  
焉事多通志及邑誌所未嘗有回艱  
遺聞軼事非得留心掌故者搜羅而掇  
拾之至湮沒不傳者多矣甚矣文之不  
可以已也其所載雖不盡繁晉事亦必信



而有徵蓋先生博學而篤行之古君子也  
今已俎豆室墻邦之文然其寄之矣焉  
郵後學殷懌抃書

耳載小引

扶輿邈矣庶類錯然其間有平即有奇  
有常即有幻事之可驚可喜可法可戒  
者何限獨不得搜幽鉤元之手探而出之  
以故佚而弗傳間有其人又病於醜特為  
大雅所譏余耳載者傳之確核之真  
吾知免矣昔容齋有隨筆沈氏有萃

譚多迷宋元間造事讀者無不服至談  
洽今以是書準之又何多讓焉是為一字  
以引之古吳瞭城義扶陳倣押題

稗官野乘意在炫奇而作者今古相望  
莊子首述齊諧班史藝文列小說十名家  
子西京賦云小說九万本自虞初是在漢  
時已充棟矣爾後楊惲相擬述無闕體面聊  
為談噉資而晉張茂先因琅嬛所得撰博  
物志四百卷武帝詔使芟截浮疑僅存十  
卷非以併詭為性繁蕪耳目乎唐人雜記

雅好附會，忽支雅以不奇為病，乃這病不奇耳。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鯨吐鰲，魚擲牛，魅怵妖，為味轉淺，唯於倫常日用間，無可又奇者，得奇奇，誌之，受明霞，秀月，無非湧雪崩雲，得其奇而不黑於理者，誌之，覺雁為龍門，無非練川楮陸，而後至奇，以是晉陽李鳳石先

生學通七古所著耳哉一書未嘗不標新領  
異焉皆目前常事轉出奇境後鄭重字  
忠孝廉貞之行風議乎嗔貪癡妄之為  
使人改詭感發自於外得之是事以正出  
奇理以奇見正而心則全乎正者如蓋將以挽  
人心之好怪而不悅為天下之至奇為何算  
博士鬼董狐之謂哉吳興徐侍郎頌邨

嘗詆赫耕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瑤言  
駁之誣謬以為傷風俗淆是非他家洞真  
拾遺雲僊散錄法編六穢其瑣屑鄙雜  
可以無作惟陶氏輟耕錄以廣見聞紀風  
土補史乘美之稱許甚慎矣而其年陳  
檢討後詆為腕力孱弱文采不足以發之紀  
載固若是耳不易乎惜先生之書不令三公

見之耳獨訝古人有字末學甯受貴耳  
而賤目小耳覩弗靈於目聽命之未安  
也去觀其自序而真然矣矣乾隆丁亥秋  
七月朔旦兩海年家汶進許道基拜書



--	--	--	--

原李耳載自記

吾人一身眼耳手口其用孰勝無勝不勝一也  
必求其勝孰不曰眼長耳短不知更可曰耳  
長眼短眼視所有耳聽所無聽無長於見  
有也孰不曰口多耳少不知更可曰耳多口  
少口字在己耳聽在人在人多於在己也孰  
不曰手靈耳鈍不知更可曰耳靈手鈍手

錄已歷耳聽未經未經應靈於已歷如此  
余之所以名耳載也載之義唯地克稱象  
幾語蓋克云載積丈在系積兩在壑積石  
在勺積崇在實積深立掘不可以少而忽之  
惟不忽少後自成多矣徒驚多終是限  
少自然之理也此朱之所以名耳載也余之  
所載奇不失可異不失恠述必參實事必參

真準於理也載鬼一車可云載乎耳於易屬  
咸於詩屬風於書屬訓於戴禮屬記於春  
秋屬書咸取受風取入訓取提記取審物徵人  
月令檀弓書取來巢退飛夏五秋七不戾於  
經也耳屬於垣可云耳守此余之所以名耳哉  
也眼耳手口舌之鼻獨不云何哉先天之氣後  
天之氣一呼一吸惟鼻司焉鼻為鼻祖耳為

耳孫鼻獨不言何哉祖從衣以言字成也孫  
从系以字孛生也不生不成耳生數也此余  
之所以名耳載如大荒曠不知其寬大瀛  
滂不知其浩大明縣不知其照大山行不知  
知其長大耳空不古其歲此余之所以名耳  
載也余惟以余之耳為昭為操土為拳石為  
一石而已矣上任天下之耳沒世之耳之為無

宥為廣厚為廣大為不測也此余之所以名原  
李耳哉如僮再有以耳問者余則曰是天下  
之耳如小也再有以載問者余曰天下莫能  
載焉斯已矣余以耳載於太原李中馥  
鳳石

--	--	--	--

憶自受書以來聞庭訓知 曾祖鳳石公績  
學尚氣節不欲以文名家舉孝廉不仕闖賊  
嘗遣宋獻策致書脅以仕婉辭之賊卒不敢加  
禍所交遊皆嚴正如方崧生傅青主張華陽  
諸先生率常以節義相高時亦或以文章互砥  
礪故生平所為文膾炙人口以文求者無不應  
即草藁任携去遺篋中惟耳載一編伏而讀之  
筆高古不具論大抵關名教者言必詳 從龍矢志



十一  
蒐羅歷有年所庫成成進士出為邑宰內擢部  
曹日事簿書遠鄉里者二十餘年嗣櫻疾蒙

恩予告歸益竭力搜訪卒不得一嗚呼殆不可得矣

予祖父兢兢所守手澤止此謹繕寫成帙詒後  
人存什一於千百云爾時乾隆二十一年三月曾孫從龍  
謹志

原李耳載

太原李中馥鳳石著

元孫青房校字

糧徵本色

太原太守黃公洽中存心愛民欲更所轄二十八州縣徵糧舊例謂糧因地起地中出粟本色是徵正也軍糈曰糧義取養兵本色是給亦正也易以折色糧之名失矣在納糧者有銀尚可無則必以粟易銀在領糧者有粟尚可無則必以銀易粟是折色一行并

糧之實失矣至羨銀之侵收大戶之消累批解之搭架種種弊害苦毒民間莫此為甚復徵本色則農免於糶軍免於糶官清火耗解省添搭便民未有過於此者乃會集在省鄉先生議之諸公齊聲稱頌此從兵民兩便起見真可為美意良法堪垂永久獨余外祖從淮上鹽差復命回籍與於會曰事係重大還宜詳酌愚以本色之廢折色之行久矣唯久則安銀有紋潮粟有美惡秤有輕重量有盈縮其必須人監視也同銀收用櫃粟收用殿櫃司大戶殿司倉給其必

須人存貯也同銀賠添搭粟賠折欠鞘累夫役載累  
車輛其必須人運載也同其中苦累本色更甚於折  
色至車輛必從鄉中簽報鄉至縣計羈遲五日縣至  
府計羈遲十日即如太原一邑本色近四萬石計用  
車一萬輛每輛費以五錢計則已五千兩矣此猶約  
略言之也如給散於軍即領尚可倘以粟色留難或  
不願得粟孰得而強之百姓受累更有難於言者總  
之銀之用活粟之用滯此軍國大計望再詳酌之黃  
公勿聽竟詳三院批允本色時各州縣已春收矣檄

行改造本色團簿舉行民間紛紛稱不便蓋收納折  
色設櫃在縣大門內銀苟足色何從刁難等有星位  
末由勒指本分火耗外無他需索也及收本色借老  
倉暫貯唯倉給主之借驗粟美惡賄通則中粟為上  
粟不賄則上粟亦中粟納者累日不得歸升斗之戶  
交費且逾於粟直此交收時之不便民矣簽報車牛  
則有告賄免不肯報者告畏勢不敢報者告雖報而  
言有牛無車有車無牛者互相訐訟不已此起解又  
不便民矣至省則上司倉給又以縣倉給為可噬亦

借驗粟美惡苛求照各都里作一常規如意方收下  
車則又以抵換侵剋苛責車戶亦必納錢方收此解  
納時又不但不便民矣於是給軍果終月不領以至  
終季黃公不得已懇司道傳諭營弁仍執前例不可  
後催領稍急遂譁然鼓噪黃公出示言本色只此一  
次覆云一領便成常例終不可是歲秋冬雨雪過多  
雖加鋪苦粟已朽蠹若干黃公不得已檄所屬仍造  
車載回以易折色民益大擾詛怨沸騰三院亦不得  
已會劾得旨下褫職臨行嘆曰今而知侍御馬公以

忠言誨我也黃公居官端介此舉志在利民特拘牽  
古法耳外祖馬姓諱朝陽字鳳鳴別號岐崗歷官陝  
西左布政使加從一品俸

兩賢異用

萬歷庚子各省遣中貴一人抽稅名督稅府橫甚魏公允貞前為給諫因糾張江陵奪情廷杖幾斃後撫晉惡中貴虐民遂與巡方趙公議欲共擊焉趙公名文炳有聲臺中魏公料必同心而趙公辭甚緩云官家正任此輩若擊之不惟不勝適為彼堅其信也俟彼自斃為得魏公訝之意其差滿在邇計在脫卸耳後稅府議驛遞用馬牌魏公檄各驛勿應付趙公則令應之魏公初疑脫卸今直信為阿從不知趙公密



行兩路之通京者固關與紫荊關俱不許一人飛度始自臨汾即記某日稅府遣人從某路發兩路過關驛遞厚其支應既畢盡搜公私書劄稿揭并内外交際儀物與大璫囑託密函兩路搜獲錮之密室稅府見所遣不返雖疑之終不知其故維時兩路已將所獲一切飛報矣趙公見内有若干可動聖怒者以為擊彼正在此時一日傳陽曲令備大刑百副快手百人晚堂訪究大慙聽用即傳東往督稅府一吏一門子隨止以大内囑託私書禮帖扁貯匣内使吏携之

其兩路驛遞密揭吏不與聞也稅璫迎至賓館趙公云既託深交事當有密議非無益公者遂延入內令屏左右言朝廷視督稅比巡方更重不應如此罔上行私璫尚支吾曲掩趙公云諸弊諸贓久寄庫中見照原書謄稿在匣使吏一一示之未半而璫跪伏請命矣趙公曰此難中止璫跪請不已公徐曰或姑爾爾庶可少全璫無不聽命遂傳快手百名將爪牙百人從督稅府中搜出土民觀者如堵先是撫署諜者已將按院拜稅府報聞魏公正沉吟間諜復報即詣

趙公遜謝曰賢者固不可測智勇擊奸非惟愧不能及抑愧不能相知也趙公遂重責百人發司李錄供依律遣戍將賂內二千餘金分恤各府貧宗閱三月稅璫自求內旨撤回督稅府遂為閒署吁兩公俱賢者始若相異終自相同而趙公之作用更為深密矣

忠臣紀烈

歲甲申闖逆陷晉撫晉者蔡公懋德與中軍應公時  
盛至書院三立祠縊焉布政趙公建極守道毛公文  
炳巡道畢公拱辰俱被執挺立不跪闖逆令解趙公  
縛言素知公名今入晉萬民頌清廉果孚素望復爾  
官盡心供職趙公變色曰凡為臣者不能守土與城  
俱亡宜也無多言逆猶以溫語慰之公與毛畢二公  
厲聲大罵遂駢首就戮晉人無不哀感

及至五華

卷上

六

袁公始末

晉提學袁公繼成風裁廉肅撫軍吳公銜特薦卓異  
巡按張孫振以先未關會嘲之其意不過欲分功見  
德而袁公已不平矣張言貴道不可尚氣袁曰生人  
氣可無乎張云官常中不可認真太過袁公怫然曰  
雙白在堂只條花銀不怕今日解明日解也各啣而  
別張見撫軍言袁學道欺人過甚如不言則貽後日  
持斧者羞撫軍言纔薦卓異若劾之不便不止袁臨  
侯少待大計量子停罷可也張以他辭亂之而去密

屬陽曲令李翔南刑廳袁翼隆集款送院據以入奏  
奉旨解京並下旨袁繼成既贓私狼狽撫臣因何薦  
舉卓異着令自行回奏吳公訪知為按院線索者刑  
廳陽曲也傳至即令訪巡按劣蹟事稍泄以爾性命  
從事且行五府各屬將按院訪犯贓私已解未解一  
切密申少匿則有本犯舌在所訪既實即具疏劾之  
亦奉旨解京三法司會勘俱直袁公張以坐贓下獄  
袁公後總督江楚應皖遇左良玉索餉之兵激以忠  
義良玉為之引歸後聞良玉東下命諸將守九江自

至良玉舟中相約兵不入城已而兩營勾引竟陷九江良玉病中望城中火光大哭曰我負素臨侯嘔血而死公為良玉子夢唐所劫挾見主帥長揖不拜宴之不飲不語自縊被解至良鄉曰此疊山盡節處又縊又被解至京誓以一死報國逾年斬於柴市臨刑云昔文先生死此得死所矣都門親故無一敢弔者舊日老長班劉姓哭斂其屍閱三載輿櫬還之江右過江至一處忽棺重倍加舁役終不舉少駐間一人言昨有少年自言江西袁姓欲赴京省父病卒於



此或其公子乎劉曰有之訪所瘞地取棺附行則公  
柩輕易舉矣見者無不稱異抵家雙親慟哭以迎父  
嘆曰余宜領奠廷試奈次余者年邁以情告余本無  
名心讓之借以終老今老景當此夫復何堪然吾子  
死忠吾孫死孝出自一門堪垂千古亦復何憾卜地  
葬之此大略也其詳載六柳堂集中

尋親誠感

原邑趙孝子名威晉其父好黃冠術遇全真雲水無不以禮下之孝子方五歲父出訪道不歸者三十餘年矣孝子日夕哀慕始猶盼歸愈久愈杳銳意尋親或謂行踪已遠茫茫世界尋何益也孝子曰以此為難則父終不見是我棄父也道場多在東南三湘五嶺不能遇誓不反遂孑身遠涉從武當山始遍歷諸場將三月思他適矣忽臨一山僻小菴內止一老道向投宿老道曰君語音似山西人孝子曰師何以知

之曰余亦太原縣人雲遊數十年愛山菴僻靜聊此  
寄跡孝子細詢年齒里居不覺大慟曰吾父也若非  
此遇又往他方轉誤矣其父因問故鄉親族存者無  
幾自言旦夕就木旋里無庸也孝子泣懇始還闔邑  
奇之邑侯屈五靖旌其門初訪即至武當將行乃投  
一宿非誠感安能巧合若此也

理奪巡方

侍御太原王公鑑讀書風俗之泰山皇姑洞夜讀無  
油試取松柏脂灼之以錐刺孔用油筒納而承之得  
脂一盞可供讀三夜食餼後按君駐原視學講書簞  
掣公當講公前請曰大宗師命講某部按君曰講洪  
武大誥意在難公不知公無書不讀也遂將大誥中  
勅御史一段讀之按君惡其侵己面斥之且詈以穢  
語公申言曰大誥高皇帝欽定頒示生員讀註未畢  
此穢詈不知何着生負不敢畢講也次及諸生講罷

按君既退官師大有憂色責公曰胡輕躁若此公曰  
有罪生自當之不及父師也按君俄召官師言適講  
書生不曰某章曰某部太狂講大誥不講別款講御  
史一條太野書生性氣未化可令入謁以示無心比  
進謁謂曰昨生應對侃侃可卜立朝氣節諭縣動行  
院應支公項給生五金為膏火資公成進士拜御史  
疏劾權璫擅逆忤旨廷杖幾斃罷歸不復起用而卒  
同年何公喬新任晉陽中丞祭以少牢詣公家存問  
公夫人贈二百金恤焉

公少讀書時每至四鼓呼王秀才起來讀書起蚤  
不聞稍遲則呼甚異焉一晚出躡岩下伺至四鼓  
果至呼之公見乃紅衣婦也公未及問婦先給曰  
爾背後有人公甫回顧其婦頓失

居孝耳

卷上

七

不樂多金

太原屬邑有進士繇給諫歷中丞父以明經任別駕  
乃大君子也見子宦歸輜重絡繹愀然不樂云所入  
雖厚不知其出何如老人不欲見也後中丞卒遺前  
妻子一繼室子二繼室妬悍駕言前子非夫出聳告  
兩臺屢年不決有司視為奇貨納其厚賂前子竟瘦  
死於獄中丞胞弟痛姪為之申理其嫂復誣以他不  
法事亦屢年不決納賂如前弟亦幽死已而所生子  
長者以拒劫盜遭手刃並及其婦次者舉於鄉見母



積惡憂鬱而已宦囊半喪殉之以滅嗣封公洵知幾哉然何不一整家教殆以性成蛇蝎之不可化也

指窖止貪

三原王公恕官至宮保兩袖清風一塵不染見公子有難色公語曰爾憂貧乎家有素積不必官常中作倉鼠也引至宅後指一處云此藏金所有金一窖指一處云此藏銀所有銀一窖後公卒向所指處掘之皆空窖也



為師白寃

張青毛鳳翥余長男岳也入陽曲庠有名潘侍御延江南趙公鳴陽至晉為子弟師青毛亦從受業將三載趙公南旋為仇者所陷言逆璫魏忠賢票擬俱出鳴陽手逮至京下獄青毛奔命叩閤言某年至晉課徒某年方去安能分身禁地也趙公得白出獄嘆曰吾將有以報子矣偕青毛渡江南遊蘓杭諸勝地將返盡以所著舉業及行文科律授之庚午薦元更寘第二趙公子名玉成者亦中式北上握手歡甚言家

君見山西試錄拍案大喜曰吾言驗矣

卷一

七

袁薛相知

薛公亨者陝西韓城人少負異質潞安袁公為韓城令童試取居首見其貧不能娶謀擇富室女妻之俾得資以讀書也廉得某氏有女遣役招至諭意且曰吾為汝門楣計耳富民不可袁公力說觸怒幾欲撲之則寧受撲袁公曰愚至此哉迺傳學中四齋長持官帖具幣四送其家始納之即於是月涓吉婚焉復招其父相慰曰薛生真汝佳壻異日大貴汝方知也未幾袁公以憂歸薛公鄉試掄元袁公服除仍補任

韓城師生誼甚密一日左右告云今日薛解元娶親  
袁公曰必是妾耳對曰乃正室也袁公驚問前所主  
娶者安在曰歿已年餘矣袁公深慨惜又問今娶誰  
氏曰前室之妹也袁公拍案曰村翁村翁前一女不  
許今何二女女焉後薛公成進士任山西提學時袁  
公已棄世薛公至潞親祭袁公且厚贈其家焉

死孝死忠

同譜解首趙念懷名之璽樂平人家世科第為少司馬紱之子居父憂山賊大熾名紫金梁者從贄皇突出念懷所居高樂里因守父柩不敢避賊脅之取金凡刀錐燔炙繩絞弦柞之刑無不受父官顯宦囊橐蕭然賊不滿慾牽出砍之念懷泣言願柩前受死庶魂魄相依遂復牽入一賊舉刀劈額其賊首止之云果有隱藏豈見妻妾子女盡死而終不言乎彼亦孝子生死任之無手办也念懷暈絕柩傍俄甦求勺水



不得蓋僕從逃散盡矣里隣素感其德憐其舉家被  
办將為檢鬻殘器斂瘞遺骸詰朝入視見其未絕乃  
舁之別室調理半載獲痊匍匐赴省呈籲少司馬卹  
典中丞為之疏請父得旨祭葬如例戚友唁之念懷  
脩陳慘毒言鰥寡孤獨四窮民一身頃刻兼之從此  
不事進取乞恩除澤州廣文晉國學助教轉戶部員  
外郎郎中闖逆陷京師死之生死之際忠孝之間如  
念懷者可謂皎皎矣過其間者無不感歎

義俠擒賊

石鎮宇名蘊咸太谷固庄人也少負氣節慷慨好施  
遇人急難捐軀赴之流賊從沁源山口出犯其地鎮  
宇被執諸賊羅坐擁鎮宇前賊曰壯士也能從我解  
爾縛鎮宇曰家世清白不敢從又言以五百金贖則  
放還鎮宇曰家貧安得此賊怒拆屋椽燒紅向兩脅  
炙之自度不能生矣有鄉人陷賊中者達至其家以  
二百金往贖賊見鎮宇垂斃可之比贖歸下體已炙  
熟矣鎮宇豪壯勉啖酒肉竟得全逾年復故擒賊之

心未嘗一刻置也。糾山鄉數百里諸村共偵之。遇有風聲，各山頭舉火為號。越兩載，賊復來犯，不知鎮守已有備也。賊中其伏，斬獲千餘生擒五百餘，以斬級十顆掛生擒者之項。解上報功，撫軍宋公統歎曰：「秦晉兗豫諸要地，若得此義勇數輩，何憂流賊哉！」大獎賞之。自後賊不敢再經其地。甲申，闖逆下晉，逮繫諸縉紳。解西安，魏榆桑公芸至，聞喜，小水頭脫走。解役報偽官檄邑責比家屬。桑公潛匿月餘，事少緩，將越嶺歸里。過鎮守所居地，山民疑是逃賊，奪驢搜資。

執詣鎮宇鎮宇素未相識但見其人有異止勿犯禮  
而問之桑公告以實問失物否曰路費二十金鎮宇  
使山民還之桑公後歷廣東右布政使余亦嘗避亂  
鎮宇庄服其義氣沉雄以詩贈之云季世人多險君  
何揭肺肝片言天日永半面弟兄歡心合千金易情  
違一笑難采風徵義士莫作益嘗觀歲己丑姜瓖搆  
亂盤據晉祠堡鎮宇與鄰邑令善聞其眷屬陷賊身  
入虎穴探之會大軍破瓖獲鎮宇於營中將斬適  
舊識縣役見之以非賊稟官得釋人皆曰此天所以

活義士也

才德不符

三晉文宗文公陝西人歲丙戌予兩同年張華陽賀  
四明俱應聘陝西入簾歸脩道文公續絃夫人事夫  
人高才博學名噪關中因罕其匹標梅不字文公使  
議婚曰學相若矣必須並頭蓮詩百首方可如數投  
之始諾親迎之夕文公以紅緞裯鋪地自下輿以至  
卧室重其才品若此好事者以謂相如文君世稱雙  
絕此更三絕謂室女勝卓氏也闖逆入關宜一死以  
報夫子乃受僞詔為六宮司訓復被虜甘隨馬上辟

題妾與王嬙同薄命學騎匹馬渡陰山之句入韻還  
顏二字余因賦昭君問步韻寄慨問一和戎奉命去  
難還青草年年不改顏今日馬前同去者奉誰明昔  
度陰山問二子卿男子得南還妾沒鬚髯却有顏一  
去不回羞漢將生魂空自繫家山司訓偽宮豈是女  
為君子儒莫教鳴鼓問吾徒深宮桃李都沾雨錯認  
當年曹大家被獲憶昔曾盟白首諧不知何日墜荆  
釵曹瞞拆散夫妻顏不為文姬為伯喈百詩允聘荆  
我文字愛才偏百首詩辭寫素箋今日花開非故苑

可曾賦得並頭蓮紅蕉葉載夫人九思余深嘉其婉  
逸尤不勝慨惜德不符才反為才累也因步體附一  
思以畢其數我所思兮在銀河欲徃從之雀橋過玉  
宇無塵襪凌波支機不動錦傳梭美人贈我並頭蓮  
何以報之月涓涓擘盆求子房空焉斲節見孔思香  
然不記當初三五前余不能詩聊記其事亦一時有  
感而發非欲以詩見也



天  
下  
事  
無  
不  
成

卷  
上

三

心許身殉

原邑子衿郭長泰諸生郭御所子也英姿韶秀十八  
游庠巾服謁諸親故至一中表家惟孀母與女在室  
素不相避隣婦言才郎湫女合是佳耦母曰然此女  
不作羞態端靜自若郭生心善之言於父父以女家  
貧媒者至雖唯唯而姑緩焉後一富室重郭生才欲  
壻之父不令知而委禽焉或告孀氏郭生已締姻矣  
女聞言手中扇不覺墜地入室無病而卒生聞之曰  
莊而靜信而貞可再得乎不數月亦卒兩人可謂心

許矣譚友夏言世上愚物父母誤却多少良緣豈不  
重可歎哉

憐才豪舉

妓有名秀雲者晉府樂長也聲容冠一時工小楷善畫蘭操琴愛漢宮秋稱絕調又能以琵琶彈普庵咒與琴入化性喜清雅凡宗藩巨賈紈袴子弟皆不留意文人學士多與游字之曰明霞卒為輕薄子所給傾囊相委久知其負已也抑鬱而逝淹殞積歲傳青主聞而憐之言名妓失路與名士落魄齋志沒齒無異也吾何惜埋香一坏土乎於是設旛旒陳寘噐張鼓樂召僧尼導引郊外與所知詞客數輩酌之酒而

葬之更作頂針詩十四首前後相承其全不能記首  
章云芳魂栩栩自仙遊走馬章臺湍目愁踈雨細風  
清夜永可憐一曲漢宮秋二漢宮秋是古琴文幾個  
知音坐上聞流水不逢鍾子輩當壚誰識卓文君八  
小樓塵土暗窓紗不見樓頭解語花碁冷文楸香冷  
篆牀頭橫着舊琵琶九琵琶掩抑不堪聽司馬江頭  
涕淚零老大只教癯骨在何須粉白與螺青末收云  
止教騷客吊芳魂晉人多傳誦之無不歎青主憐才  
不下古人買駿也

謙吉明徵

楊定一名于國太原府人中丙午鄉試為人謙和醇篤會城諸同袍以公事謁郡伯閻公熊耳時賓館甚寒聚元壇廟以俟適壬子新貴魏元白亦至同袍多自負作驕態相揖不以倫次惟定一叙遠近焉門吏先白會城諸君事閻公云不必相見以事傳入可也衆遂闕然去獨定一留伴元白互質詩文俟元白終事方散後元白癸丑聯第定一屢躋南宮授山東費縣令時元白已入臺中矣定一不善獲上將罹計察

張新盤任東阿令同里也代為丐免郡覆甑已破矣  
宜早辦歸計定一方委心時命適聞元白巡青究雖  
不至濟南而驛距費不遠定一貽書以所誣事白之  
冀垂桑梓之情若元壇廟事定一已了不記憶元白  
見書遂不之究青而之濟南力稱定一於諸當事時  
元白望重臺中竟改六法為特薦焉過費定一迎謁  
元白屏人語曰君謙謙君子乃為時流傾陷仕路險  
巖至此哉元壇一別至今懷想不忘定一茫然元白  
云壬冬廟聚受教良深胡遽忘之定一豁然省及曰

向特景仰高風知敦鄉井亦呼親呼天之意不謂俄  
頃相依猶憐舊雨也定一後遷戶部主事歷山海兵  
備副使謙爰皆吉不益驗與可為士大夫持已接物  
之箴



今  
年  
五  
月  
廿  
日

卷  
一

一  
一  
一

三公三異

虎谷王公雲鳳晉之和順人官副都御史鬚多而長  
有旋文如髮中旋捲作一簞左向然又踈朗見肉晉  
溪王公瓊太原人官冢宰目最大湍眼黑輪瞳子如  
漆白巖喬公字樂平人官大宗伯少隨父任登華嶽  
見希夷千丈峽手攬鐵鑊一躍而過從者股栗公呼  
曰吾從此轉入密室共希夷一語爾輩徐至可也時  
年十三三公同登成化庚辰進士天下稱河東三鳳

原野耳章

卷上

三十五

論人四驗

余昔見閻文川為諸生秀雅不羣異之果中萬歷壬子鄉薦官葭州守余後居梗陽外家見羅懷天清光外湛色潤而瑩與內兄言此君作用非他可埒後中萬歷戊午鄉薦歷漢中兵備余同年汾陽劉念屯昇祚與年家曹古遺良直王若等鳳翼道經原邑主余家夜飲古遺形體軒昂獨怪聲音脫口即散是為有聲無音後行取為名給諫崇禎癸未秋中疫而卒年僅三十有奇曹映碧清除太原令初之官余徃拜歸

或問曰人言此公為美少年乎余曰誠哉美少年也  
但目可議若睡未足而尚倦者甫兩載為申撫劾去  
前於未遇兩諸生識其異而休驗後於已發兩新貴  
識其瑕而答驗雖偶中哉然動乎四體理有固然矣

家傳五異

先高祖諱輔少負重名師事河津薛夫子成化朝循  
祖制徵天下士入太學授秩與甲榜同高祖應制北  
上而諸生徵至者或負氣忤權貴遂俱淹滯高祖授  
京衛經歷考滿授徵仕郎贈父母如秩先曾祖諱壽  
昌隨任讀書同邑戶部侍郎王恭襄公以親舊往來  
見几上文一冊閱之大稱賞問曰此必所錄新貴行  
卷耶高祖云小兒窻課也王公曰佳郎才出我輩上  
區區升斗何足戀乎高祖意動遽解組歸曾祖入學

兩年舉宏治乙卯科鄉薦會試擬魁以對策語觸時  
政遂置乙榜次科己未揭曉已報隽八十五名榜未  
展盡忽燭潰被燼補綴復繕榜則錯落者十一人曾  
祖與焉乃慨然曰前以策語忤目今復以榜火落名  
時命可知矣決意謁選除陝西富平令以高祖母病  
留曾祖母奉養獨携兩僕赴任歷俸四年甫屆考滿  
而訃至服闋補山東濰縣兩任俱膺薦章因不事請  
託量移真定通判奉直指委查盤所轄州縣至一山  
縣遇暴雨水發輿蓋盡沒繩拽高阜僅以身免復慨

然曰餘生可知止矣事訖以疾乞休上游力挽不能  
留時年僅四旬耳囊橐蕭蕭乃於家塾講學一時從  
游者甚衆即旁郡英髦相率及門家園狹不能容則  
假奉聖寺聚講遠近稱為晉源先生門弟子成名者  
相踵生平有五異識後

一為諸生時與諸友遊花塔寺見一古碑字半剝落  
乃本寺一童僧喜讀儒書就寺中卒業後登第蓋唐  
時人也先曾祖甫讀竟平地起雷碑忽陷地沒頂一  
老僧言佛典曾載古蹟所存一與前因人會非隱即



滅想秀才乃此事前因耳

一公車初上偕諸同年謁座師值公出閣者云近地有一寺往暫游覽當至矣衆至寺將入門先祖言諸君且止予前夢中似入此寺覺後甚悉遂舉前後左右塑像歷數之無不如所言者咸異之以為真夢也以為夢則真矣吾人一身之神信無不到特所稟有靈不靈之分

一舉孝廉時從晉祠過縣出堡二里許見縣城北鄙有城隍樓閣人物車馬之類沿西南彩色鮮艷先曾

祖恐一已目迷呼僕從問之荅曰非問幾忘此素無  
城正在疑眩道其所見一一皆同行六七里漸散原  
邑志八景內有古城夕照意即此歟曾傳國初晉王  
出封議建府於此已集材木一夕為大風徙去  
一為真定通判早堂將退見一人從大門徑入門吏  
不稟然已至堂階向上對立乃已之身也不一舖時  
而隱退詢左右適爾等有所見乎曰無又問見我身  
云何曰見北面端立少頃諭掩門入宅先曾祖殊不  
懌經半載身倍健方釋然

一歸里後在石洞玩周易時將午忽陰雲四合雷大作霹靂一震而龍起矣先曾祖以為從近處起也出園欲問房客客正來慰問云見龍從洞中飛出隣人亦來探望言適見震迅中火龍從園左右洞起先祖云否也如在洞中吾尚得存乎同衆返洞則見石壁裂碗大一孔一石墜地孔旁有紫黑煙薰炙窓破一眼簷頭失一板其窓眼正與坐處對向始知龍從頂上過也泐龍蹟紀異文乃門人東庄先生撰有理數明故動靜不失其時聲氣通故靈異亦從其類不然

何潛於夫子之洞而飛於玩易之時乎云云

卷之二

一

三

青蠅不玷

余女行五即以五字之適會城火叅傳公孫襄襄十七補弟子員學使袁公器之忽感羸疾余公車北上內子遣媪往門女言壻月前幾死我已自辦死法幸復甦若我死太躁壻必悲殞是我速之死也於是侍疾如常俄延數月余下第歸壻與女得相見月餘壻竟逝女不移時亦逝余偕內子至其家見顏色如生兩眉直上如戟更可異者壻筭驅蠅復來女之體一蠅不集始知英烈所感即纖微蠢動如有知也歛後

余徐詢死節狀俱曰壻逝後向袒姑翁姑洎兩外翁  
姑悉拜畢入室未幾即報飲藥速救之不能起矣枕  
旁遺杏一枚終不知所飲何物聞者咨歎紳士里民  
公籲請旌建坊以鼎草遂寢事載太原府誌

兩公冰鑑

晉督學袁公隨江右人也陸公檄江左人也袁公歲  
考原邑一等二人首崔嵩次即余外祖方伯馬公朝  
陽行賞日與余外祖言曰此案宜生壓卷因部文遵  
新旨首名充貢不敢恃也爾姑讓焉庚午首取領批  
果中式丁丑成進士崔以明經考授北直隆平令陸  
公歲考生員首取閩國龔童生首取韓萬象按臨平  
陽經原邑諸生迎至察院叅謁畢呼閩生前語曰明  
歲定魁選又呼韓生曰爾兩榜才也明歲亦可望轉



歲乙酉闈中第七韓中十三至今士子歷數文衡必  
推袁陸二公為冰鑑云

恃才昏鑑

晉學使李公芳聯蜀人也少負異質有神童名十七  
領鄉薦又數科發甲而年未三旬也負才任氣無所  
不至督學時值壬午科試所屬名宿如魏伯陽輩寔  
劣等者甚衆文水拔貢郭鵬霄名震久矣不惟不錄  
乃別寫一榜書取五等拔貢郭某試文隨榜揭示閱  
者嘆其蒼古典贍不愧作手抄刻傳誦郭生計尚不  
悞北闈期遂北詣成均兩闈聯捷又高平畢振姬試  
列四等邑令求免不可澤州牧求免不可冀南宗觀

察札懇亦不可畢生直指觀風首也知學道有心相  
抑恐抑而得隽於己不先耳乃徑送藩司入冊預試  
畢竟發元遂有五魁三落卷一榜半遺才之謠從來  
掄才失真者有矣未有若此公之甚者蓋矜慎太過  
造物故為之昏其鑑也

井中心史

鄭思肖字億翁號所南宋末福建人易代後僑居蘓州不仕不要養父盡孝能畫蘭竹不畫土根人問之荅曰此土非吾有見宋遺民錄中文徵明嘗題其畫贊之極口崇禎十三年虎邱僧濬井得如磚者鐵鑄有字一行云鐵函經供之佛前一日孝廉陸坦鄭敷教強僧啓視鐵內為錫錫內為蠟蠟為書數冊乃所南手著詩文稿分心史大義集咸淳集諸名詳錄宋亡諸事恐世不傳是以深藏於此思肖所南皆心語

也稱宋曰本穴世界又曰大無空詩曰至今首陽山  
不生周草木餘多類此紀宋歲月後連寫十七甲字  
不可解陸氏為之刊行閩人林古度字茂之鍾竟陵  
董華亭老友也歛貲別梓於金陵總名鄭所南井中  
心史茂之今年八十五無恙所紀元事亦悉唯事演  
櫟兒佛尤詳

百錢大夫

晉人張公父應藩司硝黃戶販硝北直歸值北直歲  
荒流徙載道過獲鹿見饑民夫婦避荒擔內一子甫  
三歲言愛此子者任携去張公父尚無子欲撫之夫  
婦喜諾付以百錢曰非以言直聊充一飯耳固辭乃  
受携歸為己子讀書穎悟過人登鄉薦授知州出京  
過獲鹿欲訪本生父母以年幼失記名姓鄉里僅記  
別時在柳下柳身拳曲於道上彷彿遇之祭以羊豕  
一慟云伊尹生於空桑今某生於曲柳也公工書善

詩以無後散佚得者珍焉秦有五穀大夫晉有百錢  
大夫唯柳下一別尤堪於邑耳

有志竟成

魯存雅名史江南舉人負宿望艱於一第不獲已赴部候銓堂吏呼甲科揖鄉科不必揖魯公憤甚自言人至不容一揖尚不知恥乎遂趨而下願再候一科計禮闈尚隔兩載餘因同年蘓姓者晉府郝丞奉延為西席魯公乃偕遊吾晉風雅善談笑勝友酬荅傾動四筵一時目以仙品屆期同太原諸公北上至書肆偶見一新貴行卷言仿此足冠軍矣比試果擬會元後獲楊公守勤卷置第一以公亞之可謂有志竟



成矣公選文一帙寄郝氏子姪獨許郝名聲揣摹得  
神奄有元度名聲果中己酉山西解元

樹上解元

梗陽京兆王公福生有殊質家甚貧為諸生時赴省  
試艱於餽食乃寓僻遠小廟竟悞點名至公堂墻外  
有槐甚高公登樹大呼解元在樹上門胡以扁先一  
夕監臨御史夢樹頭一人自稱解元聞呼猛省啓門  
入之榜發果第一正統乙丑登商輅榜進士歷官順  
天府尹自題小像云身高七尺心小一粟彼何人斯  
清源王福

--	--	--	--

## 會場失火

晉溪先生王公七歲見樹影即以手畫地曰是某字人呼為天識字舉神童有仙女與處鄉薦後北上仙女云今科會試不得如期臨時方可語耳將入場仙女云場中有火災舉子傷者甚衆輕重生死皆數定君幸不罹此厄明日場中火起宜向某方避後一人帶火趕來勿顧拽之當用足蹬脫火便熄方可援升此君後與君同榜至場果火起愈撲愈熾如所言避之仙女立墻頭俟焉遂拽之得上後一人帶火以手

搜證之火即滅王公與仙女共引手援之公以會魁  
官至冢宰加少保為經濟名臣謚恭襄所著有三邊  
奏議宇內推重所援同脫者亦以同年位至卿貳

名卷錯悞

萬歷壬子四川鄉試榜中書名周士麒而文卷實王應熊也因三不全印字模糊溷拆所悞王公雅量尚以人事之悞即是天意周已列榜登錄余何妨再俟三年懇懇遜謝而主試監臨皆謂以王卷中周生於理不可會疏檢舉更正王名王癸丑聯捷後拜相余甲子榜王宗堯名乃鄭州俊之卷也亦以三不全印悞之諸當事以魏璫吹求恐坐不測欲隱其事獨臬司魏公成忠大聲曰士子燈窓之苦有幾

三年豈可奪彼與此羣議始息院批王生免追坊  
金鄭生候䟽題補王曾夢登高山絕頂入一宮殿  
金碧奪目聯班行禮畢忽為一人所逐鄭亦夢至  
一處如寺觀者無意入內聞呼聲曰爾速進非入  
所能代也正徘徊間見衆士俱乘馬從內出留一  
空馬衆曰君宜乘君宜乘躍而乘之遂醒

闈慘異兆

順治丁酉江南主考同考臧私事發皆伏誅餘不能  
知其三人有異兆焉聞之少司空李公呈祥言已門  
生河南人除秦令入簾得一卷氣雖清力尚欠厚置  
之別几方轉瞬復在正取卷內如是者三心異之意  
其家必有隱德欲呈薦既而曰晚祈一夢何如果夢  
正襟危坐忽從仰塵墜一小僧於已懷貌寂秀狀甚  
憂慘屢詢不應忽又墜一繩圈於僧項其僧惶急兩  
手解不脫已亦代為之解愈解愈緊驚迫而醒次日



薦之得隽本生來謁語之言門生乳名和尚年僅弱冠但以繩繫頸解終未脫恐非佳兆也後成進士除江南縣令又山陽令李祥光山西翼城人最純謹自守初蒞任日吏役上謁俱見坐一帶索官又懷寧令周霖陽曲人赴任起程日門前兩槐忽怪風吹折痕如刀截是科三人共入內簾後俱纒首幾亦微矣哉

文昌現像

孟縣趙懷旋延慶乙卯棘闈過午於旁舍中遇一綠衣人軟翅唐巾貌端秀向之拱手言用心作文趙歸號思闈中士子皆儒巾若教官紗帽去翅衣非羸亦必青色安得綠衣郎也覆思其貌大類文昌作書義畢將及經燭甫至火星飛噴如炮炸聲騰焰二尺餘隣舍疑失火驚視之見燭光可異齊賀云此奎光也揭曉果雋北上聯捷

附余甲子卷與一卷較量去取在放榜前一夕也

余夢至一處如宮殿進二門見一神兩手左右按  
膝面北坐若守護狀余從旁上行近階又見一神  
向下行如巡徼狀與余相笑拱手余登階同諸衣  
青者拜如禮次日開榜中式由是觀之先正所云  
闡中文昌主籍神將圍繞信夫

魁星現像

羅曙海日向梗陽人為諸生有聲邑侯邵公延主西  
席一日詣孰見羅公憑几而寢旁立一藍面紅髮者  
邵公止足囑童候睡醒以告邵公出語曰今科癸卯  
君必大魁兆已明示矣但不可洩先同我以清酌奠  
之放榜中十八名乞恩授南直績溪教諭尋陞陝西  
寧羗知州為人清介有守

卷下

卷下

二

大士昭報

有河南孤客挾貳過太行與潞安兩役賚文赴省者同寓相得甚歡邀役飲露所携貳次蚤同行至盤陀曠處兩役將客以土塞口毆斃舁棄林地劫貳而去客忽甦竟回昨寓叩門主人啓視則見昨客受創而仆大驚訊之言賊即同寓兩役既斃後覺有人將所塞土去盡掖之行見是婦人自言我居在前不遠代為叩門即去矣言訖氣遂絕主人鳴鄉保驗報多選健捕飛騎追之恐少緩則逸去也至省適兩役入府

領文畢手捧香楮向元壇廟祈福執之入府擊鼓言  
狀即時訊實贓亦搜獲抵兩役立斬寓主歸詣刳殺  
處纔半矢地有觀音堂方悟雪客冤者大士現身也

夢得正克

大司空王公永壽原邑人為司理時有殺人疑獄久  
不決公蠲誠禱之夢山下有豆一掬鷄食之晨起沉  
思悟得凱字檢閱卷內有黃凱者遂執凱抵法凱雖  
繫名數年從不經問以為置身事外矣突然嚴鞫如  
有所失詰之盡吐其實并致死克器出焉案遂定諸  
無辜始得釋



--	--	--

夢獲逃僧

先大父任高唐牧時有重犯囚僧越獄捕兩日未獲大父慮焉余姑行四者代父祝之神晚夢出高唐城外可三四十里見敗垣荒祠入內有淡粧女娥三人出迎笑語曰四妹來何晏也積年契濶今幸聚首相與拜坐寒溫畢曰賊僧逋逃貽大人憂今以術愚之使不敢行姑稱謝三女言妹父即我父敢不致力覺後思情景逼真述告大父俄聞外報越獄囚捕獲矣升堂訊之衆稟云城南三十里有四姑廟賊匿其中

昨暮牧羊人見祠敗垣間有人逡巡探望牧者風聞  
巖緝疑賊即此遂不離其地候得鄉人傳言於衆而  
擒之大父賞鄉衆花紅牧者倍之後問祠建何代皆  
言不知惟傳係遭亂被執而不為辱者一門四烈女  
也遂發俸金新之想余姑必四人中之一也

## 靈魂雪恨

守道婁公惺伯楚人也喜交遊重然諾後轉廉使與巡方王公七襄左七襄險譎人也陰以誹刺誅中丞申公朝紀申公信之怒甚撫拾文致以七可斬疏劾之婁公自以事無影響諒必無虞不意疏詞中款煨煉成獄竟以骫法棄市寃哉婁公竟罹无妄之慘也申公年正壯健自枉殺婁公後其長子無日不見鬼以異疾死不兩月申公每晚見婁公索命不能安寢內則家人環侍外則標兵環宿後至大同則白日見

婁公對立案前并飲食不得自如卒為婁公生擒之  
繼申公者祝公也蒞任兩月一夕夢一人披髮跣一  
足身中材跪請曰某婁廉使為人陷死今對簿乞將  
前卷宗示之不煩檢發止諭司案吏一言許之是已  
祝公夢中呼吏檢與遂謝而去次早祝公問羣吏曰  
婁廉使中身材乎曰然曰夜夢索卷宗但不知因何  
跣一足耳吏曰聞受刑時止一足著履祝公曰異哉  
孰謂幽冥可欺哉王七襄亦坐事論斬竝籍其家安  
知非卷宗質對後所處分耶

秉理通神

太原令金公名勵號太阿西華縣進士明敏英爽有  
吏才辛村鄉民婦為魅所侵自言闕廟周將軍尪羸  
日甚其夫訪法師驅逐不去遂列狀告之金公諭不  
必還家待喚問勘斷而返可也次日僉役使持三票  
至近村闕廟中焚一票即報命曰帶到矣役如言而  
行遂示期聽訊金公在署齋戒三日至期吉服詣朔  
望行香之闕廟拜白其事又令民叩頭瀝訴具牒及  
第二票焚之返署以第三票付民云此事明矣不特

闕聖不容此魁即周將軍豈甘污穢也爾寧家一月  
後銷票民抵家婦告曰爾至縣第三夕彼言事已敗  
露不去恐遭殲滅緣已盡從此遁矣果一月寂然其  
夫欣感叩謝遂銷前票金公此舉與潮州刺史之驅  
鱷魚同為懾及無形也

註經掩骼

傅青主山性孤高不染塵習因闖亂失家僑寓榆關  
河南獲奸細板山西有朱衣道人傅姓咨行晉撫密  
遣司李王秉乘率兵執青主下之獄青主容色自若  
供係太原府諸生食餼有年以失家避荒侍養老母  
頗知醫藥兩訊茹嚴刑語言不亂覆核所板日期即  
臬司經歷魏一鰲為父疾求方於汾州日也撫軍陳  
公憐其寃具疏請釋羈獄以候青主手錄金剛法華  
二經註之一年後如接形聲種種惡業現諸變相一



日司李省囚語青主曰君高行動天不日昭雪也青主遂將獄中幽魂慘戚情狀訴之乞捨棄骸埋郊外義塚司李領之適太守邊公夜夢獄中諸厲哀鳴於前次日司李以青主所言請邊驚嘆曰怪哉夢寐之靈也即捐俸買地多備席藁檢瘞如法仍勒石禁侵擾有吏父夢三婦人披髮藍縷哭言恩出宰官權在公子今獨遺某三人黑獄何時出耶一夕三夢之明以語其子果於墻之僻處掘得三婦屍兩屍無姓氏一屍於瓦上書姓氏交城人也裹而埋之由是囹圄

不為蒿里矣此青主註金剛法華之所感也

尺  
寸  
五  
章

卷  
十

九

七日溺返

原邑田村鄉民郭姓有地十畝許近汾水衝塌不常  
每年秋水將至先將傍水禾先割飼牛恐塌去無及  
也一日使子往割午出至晚不還父亟趨視則田已  
塌數隴知子溺波中矣舉家悲苦並不知屍漂何所  
也七日後二更忽聞剝啄聲啓門跌入一人即仆問  
之不應燭之乃其子也水浸將腐潰口微呻而不能  
語以米汁徐沃之一二日漸省人事詢之言初塌河  
時為人拽入一堂類見官者尋復拽出見金光萬道

空際布滿須臾米飯堆積衆蜂擁爭食兒正飢渴恨  
不得沾一粒有言爾不宜食者有言爾不敢食者頃  
聞傳呼宜還者遣還即被兩人拽行至門未識已家  
第覺門開而兩人去矣亦未知其已七日也其父思  
所云金光米飯即洛陽村中元放河燈洒花米之夕  
也此人現存名郭希貴

# 指甲出棺

原邑韓公春字名萬象未冠舉鄉薦會城傅侍御公潤野以女妻之踰十七年成進士傅氏早逝生前好養指甲有用鳳仙花染紅最長者落下斂時納棺中及韓公以觀政給假家居一日晝寢夢傅氏笑語如常曰君耳中有塞我為出之遂用指甲去塞韓微覺痛以手揉耳其指甲遂遺枕旁即當日納棺中者棺中之物安得而出夢中之物安得而真此理所不可解者

月  
三  
日  
申

卷  
一

三

## 塚氣忌洩

原郡傅公三子長霖仲震季霈孟與季成進士仲登鄉薦建河東三鳳坊其大父壙中產花三枝似蓮色深紅有榦無葉取出供之祠經風而瘠厥後子孫雖繁不乏名士科第不繼未必不由此也梗陽京兆王公塚近縣城有七世孫毓奇見塚漸平取塚旁土培之一穴塌見壙中清泉滿注棺浮水上驚其淹浸遂汲水使盡棺着地鳳靈登癸未進士甲申遇變而傷人皆謂祖壙去水故也塚氣忌洩不益驗與



八石五章

卷下

三

趨吉奇災

趙上舍者梗陽富人為父母求善地遷葬同邑羅生術堪輿得一地名九龍窩常云非大福德不能享其地傳有山桃一株身尺許而臃曲高僅三尺枝九股左紐有龍從一枝起樹因震損土人取其身雕刻龍母構廊一間并刻九龍為子祠焉九龍窩之名以此也祠年遠荒圯羅與趙姻親因舉此以應言穴不可草草點必須年月日時會局方盡美趙屬羅擇吉至期羅來言少頃破土惟相地者不可在側預以羅盤

定穴而去趙如法取土甫下鋤忽微雲中迅雷一聲  
更掘得二石毬深紫色膩而潤持回家漸堅漸燥七  
日後有雲從西山出抵暮濃雲四合雷聲隱隱大雨  
如注俄雷大震趙居縣之南關電光如虹霓萬道連  
烟不斷倒掛簷頭霹靂如着頂上居隣悚懼趙妻宿  
樓下已與子卧樓上夜二鼓趙妻見火毬從窻飛入  
如斗大自頭至足連滾數次若尋擊狀夫從樓上呼  
女使名穀甫脫口火毬與雷應響而升後漸雨收雷  
息次日家人隣衆視之見其婦雖斃曾尚溫急拳跼

救之得生兩耳實以土述所見雷升狀後不復知矣  
登樓見趙身有爪痕如煙炙者通體無骨子方十二  
歲傷同父遂無後家業析於親族趙父母仍速歸舊  
地將所得石毬還故掘處瘞焉每雷羅生輒惶恐避  
匿久之稍自安

及至其年

卷下

五

神感聽琴

大中丞陳公端太原府人有古君子風善琴一夕操  
罷更深籟寂有五人入室而立人各異形公曰人鬼  
殊途昔之聖賢邪有不敢經其戶者有遠離其鄉者  
余愧德不如有送之者罵之者逐之者余愧膽不如  
姑請通名同聲曰某等五鬼也雅與琴善聞公雅操  
乞不恡為殺氣之通公整襟焚香搽太古遺音一曲  
將四鼓而謝去次日令畫工摹所見之形圖成坐對  
玩之符相書所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神其云雅與

琴善是必琴之五音也水中鐵躍游魚出聽古人以  
鼓相感良不誣矣

試法移栽

蜀有薛真人者得墨符神咒真傳如七釜所云者一日外出其徒戲將几上名神符焚之并頌咒湏臾神至問何用弟子失措曰墀下桂樹久在右敢煩移左則果拔樹植左土封如故右亦無痕徒異之然不知送神咒神瞠目言胡嫚我不念爾師當加罰真人歸見桂樹忽左問之徒不能隱真人嚴責之罰跪神前諷咒解退後符籙諸書謹笥之不敢輕置几上張留孺云





正術誅邪

蜀有妖巫展裙坐江飛渡不濡而穩於舟行人惑之  
曉夜環聚投教者日以百數薛真人知之曰日月之  
下可容青燐鬼焰簧鼓人心乃頌咒律已將一紙裙  
分裂其巫正坐江欲渡即時兩股劈開浮江而斃妖  
遂息張留孺云

卷下

卷下

卷下

女道歸山

外祖方伯公任四川松藩兵備時攝按察使事見辭後空庭固扃問吏曰此內何貯云錮妖女也外祖曰此女妖言惑衆乎曰否夜聚曉散乎曰否香火歛錢乎曰否然則何以云妖也啓而驗之女顏面充腴形體安舒問飲食孰供荅以初猶家給後不能繼則官給因水火不便道人已辟穀三載矣外祖疑之詢諸左右皆曰然問識字乎荅以未讀書胡由識字詢以道曰不過陰陽詢以陰陽曰不過無始細叩之言言

俱太極更有諸道書并性理所未及剖者遂大異之  
問何以見錮荅以因適夫家語未畢俯首不言乃詢  
左右言其夫娶此女雖同宿視其形在床聽其言在  
床若身近之則隔如山也久之如故聲聞於外因而  
訟之官此入錮之由也外祖既詢實曰汝無罪俟言  
於兩院而釋之顧不知汝何欲也荅曰道人欲得深  
山小室靜坐以俟天年他何欲翌日即見撫軍言此  
女辟穀三載無恙似有內力如妖必飄忽不定而恬  
靜如是疑有前因縱之未必為害撫軍可之申請直

指亦可之遂名女之父母以肩輿送峨眉石洞道人  
臨行言凡元釋兩門遇宰官生嗔喜心皆本人自造  
黑白業也一稽首而別留機扇一握

入子丁章

卷丁

九

一字速化

蜀有縉紳先生素好長生術入山習靜石洞中一日有羽士訪焉童子以告公謂偽託雲水者辭不見羽士拾衣皮書午字於洞前石門字痕穿石童子反報公視之曰真師見訪而不遇罪甚矣書午字責之也責我為不出頭牛耳呼童取水沐浴而逝家人驚至既歛舁棺不能動公子云想是羽化無所用棺也掀蓋惟雙履而已張留孺云



八  
五  
車

卷  
下

三

披雲僊去

宋道人者自號披雲子薊州河間人也選勝名山暮年至太原卧虎山之陽曰是吾大有緣之地也遂鑿石洞數龕隱焉近山諸村好善者供以銀粟則受粟反銀遇人怯弱者授以導引之術躁急者教以調息之方遠近欽信者二十餘年一日遍詣諸村友曰道人老矣將於某日告别無他囑惟至期一顧即二十年相愛情也但不可過辰已兩時過則無及矣聞者共挽留之力辭至期衆各具禮餞送或擔負裹糧抵

山已近午矣山間有鋤禾者呼云頃見披雲子乘一  
獸似驢色蒼白頭有角向西南行留語山下諸道友  
去急不及面也衆悵然偕至山洞則披雲子固端坐  
蒲團如入定狀石壁左留偈云只個形骸許大已是  
一場災禍被誰節外生枝強要喚成那個更分假像  
真容又是兩重罪過近來耳目昏花畢竟有些甚麼  
諸道友因各叙其來辭時日皆同信有分形出世之  
能倍相嘆服遂議作栢木八角盤昇坐盤中設清醮  
三晝夜瘞焉道人頗多著述化後無存或意不欲留

蹟止有雨淋淋詩餘一曲為人記誦而傳之已入縣誌不贅錄

入本工集

卷下

三

雲遊異術

余外祖方伯公族有前輩在成化時充司吏然學業不廢值科舉學道丁憂去署者以闈期不遠即以歲試前等作科餘赴錄遺試論題三十六宮都是春因與教官闈論題意此吏前言吏曾讀書是論題頗習文宗遂給卷試之大為欣賞次日即見按君力薦入闈初以異途難之文宗言祖制中額內原有五名為吏匠等有能文明經者而設乃准送司入本邑諸生冊後試已入彀竟以異途擯置副榜發卷視之乃正

薦也從此志在方外矣雲遊四十年至七十餘始返  
好酒一日至縣醉歸行至古城路僻處有賊三人言  
脫衣免死醉言我衣爾得脫乎賊正欲肆侮即默持  
咒語三賊遂挺立不動至家亦不言將曉呼子語以  
昨釘三惡少某地爾去解之授以咒至彼三賊猶瞪  
目僵立咒解遂醒而逸遠近聞之方知有異術也凡  
疑難事誠心叩之無不竒中享年百歲而終

扶乩名異

遷安郭金谿名鞏官歷工部左侍郎少為諸生好鸞  
術供乩書室所夕扶之不必符咒而降一日應友請  
將舉手間忽覺冷氣從外入喉一口能兩人言且不  
一辭大驚棄走羣友共駭以薑蒜犬膽鷹脯藥之桃  
符鬼箭雄黃硃砂鎮之且鍼灸鬼眼穴諸絡毫不效  
如是者三年學業幾廢一日午前忽覺冷氣從喉出  
縷縷旋繞嘆曰今相別矣君無憎焉郭公始得奮力  
成名作鸞書一卷付梓邑父母崔明涵云



附原邑郭大生好驚一日乩大書予山妖也續一  
斬字將乩擲地而去少頃正陽子至問及山妖言  
山妖性狡而悍已將爾魂攝往橫峪洞中宜吸清  
茶一口書罡字如符狀焚之將所吸茶向正東嚶  
之可解郭亦因此戒驚後以明經授房山令因公  
入山見一峪形濶而偏向土人云此橫峪也又數  
里有洞二大可藏千人小者半之更可異者洞中  
初入黯若漆少立則鬚眉可辨其氣黝然不知微  
光從何入也或云山之靈氣自映耳前云所攝魂

橫峪洞中不知即此否也

卷之五

卷之五

三

點金代府

雲中代府明初封建一字親王也嘉靖時王好道信黃白之術多為方士所賺王漸厭之一日有羽士以絲繩虎頸手纜而行至大同城守者止之道人曰聞王好道故來見竟入城百姓見虎紛紛竄避道人言我在彼自馴毋驚懼人終不敢前遠行尾之至代府東華門通名王召見道人牽虎入繩盤其頸囑如法蹲此啓云山野道人不嫻朝禮一稽首而立王賜之坐虎亦蹲坐旁語良久王大喜以為真仙下降也笑

漢武受文成五利之欺耳即與共食是後日夕講內  
事爰及丹術道人云丹言黃白此下焉者最上天丹  
道人為王修合當如軒轅淮南挈宮眷而霞昇也王  
問為時幾何曰不出一季又問用何法物曰止在五  
祖七真仙位前用珠玉器每位前供三百金丹藥並  
不用此止數種草藥烹煎耳但選宮中深密處為善  
王引道人擇宮後閑院一所三進道人曰善擇吉入  
焉設壇陳供俱如所言道人不戒酒肉每五日送水  
菜飼虎於二門外水菜至道人自出運入間有送至

而不取者言前次所積足用也季將周王甚喜即宮  
眷亦以為霞昇在指日也匝三月送水菜則道人不出  
猶以為尚有所積也越五日又至道人竟不出矣  
視其虎窳然不動非復從前虓猛狀急啓王入視闐  
無其人丹竈依然也陳供依然也五祖七真之位依  
然也惟珠玉器與所供三千六百之阿堵物悉捲而  
空矣獨怪以宮中至嚴之地孑然一身搽何術挾之  
而去亦竒矣哉意尹祖七釜內所云盡門可開土鬼  
可使遁法果有驗與

人  
之  
王  
章

卷一

三

火化成佛

原邑柳林庄木工韓姓素向善好與方士交常助修寺觀不受工值居恒於屋上構小屋宿焉一日二鼓鄰人忽見火從小屋起急救之屋半燬韓端坐火中傳呼成佛時萬歷某年三月上旬也余親往觀之衆已昇坐棹上狀端巖兩手不拱離曾遠近相稱左右一仰一俯皮肉亦不焦腐首裹一帕雖成灰尚裹額顱觀者無不稱異邑宰關中涇陽張公往驗長揖觀察魏公拜之復作偈贊之遠近騰播布施委積構廟



塑像事之然不見所謂祥光瑞靄而時有風霾毫無  
益於茲邑焉

## 前身行僧

來公星海名復陝西三原人萬歷丁未進士父少叅公亦進士性恬退公未生時本鄉有一行僧名來復不識字止熟誦觀音經與心經皆得之口授者餘不知也離鄉十數里有沙河一道常為暴雨衝溢行者苦之僧身親填道修橋終日不憚勞行人施助者卻謝遠近稱為佛和尚見其食淡好勞又稱為拙和尚至有嫌其不出應付又稱為懶和尚獨少叅公重之曰有行和尚僧雅不求人來公常供其衣食之缺間

詣寺聽誦二經一日少叅坐聽事忽見此僧入立而迎之竟不顧直入內室呼亦不應正異之少頃內傳夫人生公子矣少叅亟遣人訪僧則云適已坐化乃知其子為此僧托生也因仍其名來復少穎異書無所不讀精醫道百工技藝乃至女紅刺繡皆優為之即一切戲術靡不竒異凡名畫真蹟請鑒別者留旬日臨之令人不能辨識或且携其臨者去公笑而曉之善音律能以筋代簫管清亮轉佳任四川督學時與藩臬諸公飲畢圍坐呼門子脫靴用力頗重腿從

膝折公呼蠢才令爾脫靴而折我腿乎解帶視之腿  
竟落地諸公大驚門子伏地請死公徐曰將所落腿  
向膝按上莫離原位用力按之似相聯絡者試行數  
步躍然曰更輕爽也後再讌會諸公請戲術公曰無  
矣既又令門子脫靴衆以為仍前術也脫之隨脫隨  
長長至丈餘不斲公曰蠢才一腿偏長如舉步何門  
子叩頭乞收公曰試促之漸促漸短如舊而止問再  
促何如曰促之脚可至膝諸公絕倒顧不知其何術  
也曾任吾晉監司遠近求醫生全甚衆後引疾歸里

常語人曰余本緇流今逃楊歸儒宦遊久矣忘却本  
來奈何將言歸以完其功遂長逝焉秦中多異才韓  
城解公蔭樾選庶吉士於來公諸戲技精妙略同更  
善跑馬諸險術或緣數丈高竿卓立其上膽弱者不  
敢仰視貴人多藝如兩公者可云僅見矣

擊磬回生

余外祖方伯公任西寧叅政西寧古隍中地巖疆也  
西有吐魯番東有火落赤夷漢雜處署中望見炊煙  
更兼兵易生變前道被戕親從不遺一人外祖承亂  
初定百務盤錯惟禮士愛民優恤士卒年餘外報某  
寺僧坐化外祖言邇來僧最狡獪覆勘真實當親往  
視之則真化矣謂諸僧曰此僧坐化自是高行但修  
果未知圓滿否如有間隙尚當喚回使小僧更番擊  
磬撥二武弁監之至十三日醒矣此僧一生純養次

日體健如初兩夷部首長聞之大駭俱言馬太師天人也喜則死者能令生倘怒則生者何難令死遂徙夷帳馬牛羊犬疾離寧城八百餘里逐水草便處屯插焉邊民由是安堵余父赴外祖任曾見此僧詢及化後有所見否荅以如行遠路白氣漫漫非雲非煙在蒸籠中走止空中頗喚猛憶有要緊物未及隨者此念一動步遂停目亦開他無所知也外祖歸里欲携此僧至晉力辭曰西人還西不失本來後不知所終

星夜飛龍

原邑貳尹藥公斯美愛民醇篤君子也一日公出甚蚤四鼓啓門見空中有龍從西北來隨身火星無數中有火毬噴耀龍色青向東南一直飛去可異者天色清湛如碧星斗爛然毫無片雲也獨龍身舒爪騰踏而行經云雲從龍此何無雲而龍也藥公歷官江西廣信太守



入  
三  
上  
章

卷  
一

三

夜席龍飛

魏榆侍御張公浩菴家居有庚辰進士授行人桑雲  
笈給假歸里浩菴款之集優人演劇夜飲二鼓將闌  
怪雷異電風雨大作燭盡滅內外僕從不得出入鼓  
樂俱停主賓離席端坐初鼓時後院樓脊左獸吻有  
白氣從中出及三鼓霹靂一震有龍遂從吐煙左獸  
吻飛去二公清談達旦使人登梯視之獸吻如故但  
見煙痕數道而已鄰人言非兩貴人幾何而不喪七  
鬯耶



潭險龍升

原邑城東鄙有渠一道灌溉數村澹自段氏故名段家渠其渠旁以汾水泛漲衝突滙為深坎人恒溺焉遂以其地為不祥寧繞遠道不敢經其處即稱段家潭口萬歷間田間人常於雨霽時見紫煙騰其上或盈丈大魚遊衍水面一日大風雷有金龍從潭躍出隨雲而升遺斗大鱗片水漸涸今近五十年矣雖風沙淤塞而潭跡尚存

附汾水每五十餘年必大漲發壬寅五月暴雨陽

曲鄉名西村者近汾而土阜大水暴發怒濤奔迅浪高壁立十數丈見水上一物如長橋不見首尾其前泥湧沙捲水色蒼黃其物色黑綠浮戲水面身所擺蕩水即騰越陽原榆祁谷六縣近汾地畝漂沒數萬頃有老人言已兩見此矣先人云此水撐子戲水也但不知在水族中為何名而汾流細淺不知素於何潛耳

西山移出

原邑去城十里許為晉祠鎮祠奉唐叔虞並建聖母  
邑姜祠禱雨靈應牲牢特盛其間晉水分三河即水  
經註源從懸甕山出者聖母殿後有山曰廟望山距  
廟五七百步山下奉聖寺唐尉遲鄂國公奉勅建者  
嘉靖末廟望山南鄙人見山行如水湧軸轉前土傾  
陷後土覆壓猶幸其行之徐也見之在寅卯時不知  
何時初起也經所過樹盡入地中離奉聖寺僅一矢  
地耳若陷不止則即夕并晉祠堡無有矣鎮人危之

飛騎報縣遼郡司馬因公至止偕縣令詣地具吉服  
禱以羊豕猶層層翻壓至未時而止次日衆登山閱  
之第見對面山頂凹處拆深二丈餘閱有年所其跡  
尚顯鎮中市樓竦特亦火父老言昔術者曾留山移  
火劫之語此其驗乎

樓飛無跡

潞安府城樓晝飛不見原庠王先生問臣潞人也余細詢之荅云庚寅歲仲夏望前日過午忽然城樓不見其時樓下有三人乘涼卧兩人驚斃一人墜城下後甦言見紅面四人黑面四人各衣色如面俱戎裝紅者立內四角黑者立外四角響聲似雷身不知何以墜此也廩樑柱礎一物無存宛如攝去止留空基一片訪之遠近無聞見者飛峰落於湖上試卷飄於朝鮮風雷攝移俱有踪跡此樓不知飛落何處更令



人  
難  
索  
解  
矣

雲中井異

大同山陰縣有井深廿丈餘必聯數家之綆以汲順治庚寅歲里人垂綆絞之不得上倍人絞之至井口乃一石共舁至地視之膚頗膩潤其色鐵重餘千觔體頗方衆以供之玉皇閣所可異者汲水之器孰解之而以綆繫石也舊傳有欲博權相歡者購一竒石玲瓏巧妙人工不及高仞許載渡江舁至岸忽墜於江乃懸重賞覓善沒者入水摸之其石直立覺有一物為座遂攏船垂索至底復令善沒者以索纏石轉

軸上之其人復言若倍其賞水中有座亦可力取免  
覓他座不更美乎如言復投水索纏而出以石裁之  
如有意成造者雕鏤亦復精絕豈其座本是原物若  
劍還津珠合浦與然此石之落水出水皆由人致未  
若井中石一解一繫之尤可異也

石佛之異

陽曲北鄉近山村落農者聞山語云我要出去如此者數日一人荅出來罷忽山崩一角若削成然露石佛自首至膝端立無缺村民聚觀如堵知向云我出去者即此佛也若謂古寺殘毀積久沒土中何無瓦礫雜之純屬淨土遠近稱異乃醵金建大閣護焉至今廟貌巍然村名土堂

附順治戊子原邑城西民田茂者佃地種茹穿小土井以備晉祠水程輪次之闕井將成旁忽開一

竇水滲漸大茂塞以土不能禦探之亦不甚深舉  
鋤掘之覺有物堅且長者集衆群拽出土乃香花  
菩薩白石雕琢者高五尺拽至晚得五尊次日又  
得二尊色俱白似保定石而文理頗粗四旁亦無  
瓦礫再欲掘之恐壞人田而止不意縣尉聞之執  
拘鄉耆究其不報官之罪令將拽佛人報名將逮  
問意疑別有所得也闔城士民公白始釋諸石佛  
置之城外金公祠

地獻石英

忻州金山鋪為行人憇息所村衆列小肆鬻酒食忽見肆旁地隆起不食頃高至二尺餘未已視如水沸狀而土不濕諸少年取鋤鏟掘之至數尺土定矣得紫石數斗光明潤澤不異水晶面平而稜銳有四楞者長不過三寸圍不過八分見者爭取乃議用力掘者倍與之近村讀書家購之作鎮紙遂有挾之會城求售者藥市識之曰紫石英也不入方劑惟道家煉丹需之五色皆有丹房鏡源言服之可霞舉未知驗

否此所異者勃然忽自土興誰貯之而誰使之耶

女變男形

楊璜字希周江南當塗人世居官圩之栗樹里為學  
趨法先民恥為俗下文字坐此困滯乃焚棄筆硯已  
而兵遠其鄉泣曰祖宗邛墓在此何忍棄去因匿妻  
妾與子於林中以身守墓兵來將執之璜急赴水死  
子甫十齡自林中望見父溺號哭亦投於水時丙戌  
三月十六日也久之父子兩屍携手浮出見者隕涕  
妻陸氏痛夫之無後也以妾張氏遺腹有身冀延一  
綫乃矢持長齋迎佛像於家晨夕對哭以哭為晨夕



課哭已喃喃念佛夜夢老嫗携一子來曰以遺汝醒而嘆曰佛賜也匍匐拜謝歲暮妾乃生女陸氏慟曰嗚呼已矣無復望矣丁亥春延集族中尊行泣而告曰絕產當分諸後子未亡人妻妾得粗給衣食撫此女足矣遂悲不自勝族人不忍謂俟小祥追薦亡者而後公議立繼及期會親族起道場功果滿日亦三月十六也正陳齋供會食女呱呱泣不已抱之就枕使張氏守之張忽如夢魘陸氏急呼纔醒復憤女哭益甚怪而視之則此女已非女形矣大驚呼家人羣

視之面目肢體如舊唯私處生長男根其旁尚有新  
血痕衆咸詫嘆始悟前夢之不虛也競至佛前羅拜  
命名佛賜次日遠近觀者填門聞於邑令張公猶未  
深信其宗族異口一詞曰脫變男非真吾儕小人不  
願分其田宅耶侯乃首肯貴池劉與父先生出記事  
一則謂唐寅所撰

古今正統

卷下

五

木菌突生

原邑離城十餘里有村名東庄多水稻田環遶其土岸多植柳近村東南隅有枯柳一株材可合抱內因虫蛀腐爛僅皮未剥落夏日衆農饁於旁忽見有物漸透樹中頃刻長二尺餘近視之層折鱗次潔白可愛大類天花經人手摩其長遂止乃爭取而食之味最佳殆古所云木芝也若如丹房鏡源所載方同雲毋諸味合劑服之可霞舉

人  
之  
事  
業  
如  
此  
其  
一  
也  
三

怪石生蛇

平定州白面將軍嶺前大石連亘人從石上行石有大孔向上正德年行人從石孔過者徃徃被傷二月至十月孔中隱隱有物方知毒從孔出也土人自遠投柴積孔上引火焚之者三後試以病驢無恙令石工鑿之至二尺見蛇頭焦腐又三尺而蛇盡矣粗可杯許尾連於石鋏鏟始斷石痕猶血出是後石上生者州人張日葵先生云

本草綱目

卷一

五十四

點鐵隱身

原邑西山風峪內有泰山寺多古柏讀書者靜習其中一日來一遠方道人諸生飲食之偶疾事之不俸既痊別去半載復至言諸公雅愛未酬茲來作謝因留信宿問有銅錫器乎曰無有舉頭見鐵燈檠言即此足矣舉之重勦許鎚碎煉以熾火成汁撮土投入數次口吹數次曰成矣候冷則朱提一錠也曰聊充膏火耳我將遠去但未至縣敢煩相挈次日同詣縣城還山暮矣或問倘公暮夜獨行不有戒心乎曰遇



刺客自不令見曰此時可令我輩不見乎曰可遂撮  
土上拋立時隱形而步步問荅不離左右衆懼曰知  
之矣請亟現形即聞似渾身抖土者遂見如初又一  
宿而別諸生請煉燈檠法則曰此事不易不敢洩洩  
恐有雷火災再約後期笑而不言

高祖鳳石公生平著作散人間 先人求之且不得  
青房 生益晚又何及歟家藏惟耳載一帙私居雜述  
所聞外間頗多抄本然異同各半幾非徵信之書矣  
吁先志不欲以文傳生平所為詩古文竟淪軼而莫  
考迺百二餘年之久僅此什一之存者又復謠以傳  
謠漸失其真為子孫者忍恣置歟爰舉 先人所繕  
寫成帙者壽諸棗梨非冀以行世也亦不忘手澤焉  
耳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望日元孫青房謹識



#152  
40405-2  
.67

#8

400